

【中华古典人物丛书】

一张图看懂武则天

女皇驾到

秋地
著

日月当空，朕乃女人；
朕本有情，奈何世道无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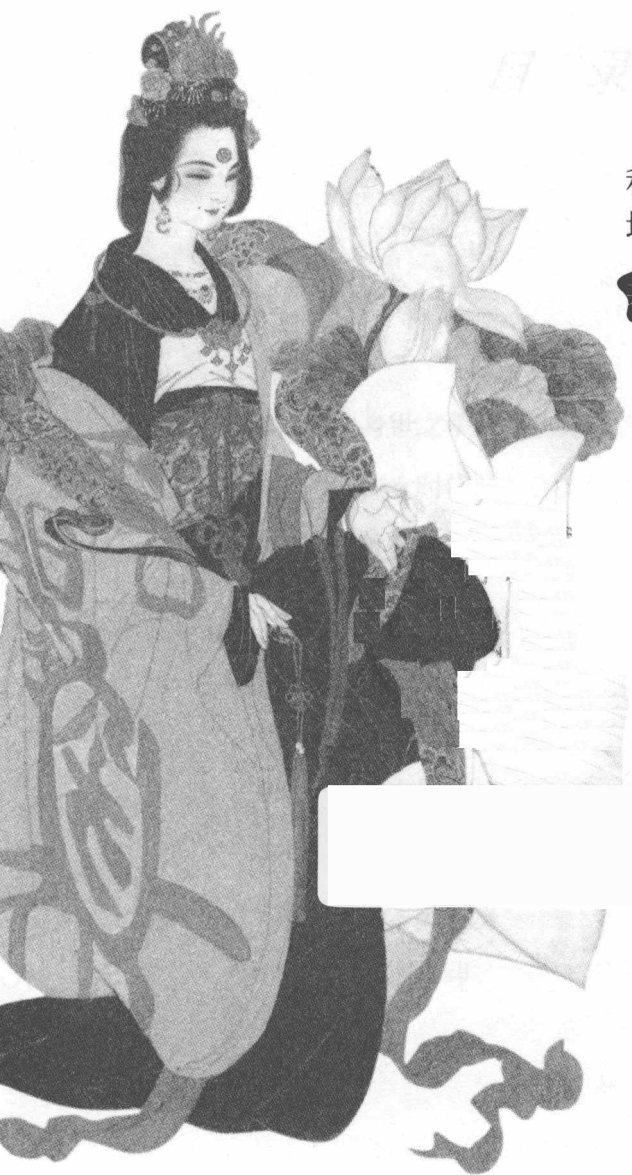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一张图看懂武则天

女皇驾到

秋地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皇驾到：一张图看懂武则天 / 秋地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075-4391-9

I. ①女… II. ①秋… III. ①武则天(624~705) —
传记 IV. ①K827=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2283号

女皇驾到：一张图看懂武则天

著 者：秋 地

责任编辑：胡慧华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hwcbs@263.net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6342125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1.25

字 数：122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391-9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 001 / 身世之争 与武则天有关最为著名的可能是徐
007 / 少女时代 了。这恐怕也是在她年轻时所经历
015 / 才人武媚娘 下人逐渐培养成武媚娘的过程，很
029 / 则天皇后 史无前例，武后专横，李充太子，
051 / 天后 代，着手整肃，内乱暴乱，她镇守
067 / 谁敢废立天子？ 况，何曾一无是处，她门生
083 / 皇太后 如虹，武则天给她生了不少气力，但
106 / 血腥盛唐 李渊改朝换代，它的主轴线索在于
120 / 则天皇帝 为时侯所不认为一个合适的皇后，以
167 / 无字丰碑 武则天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一
州府以及帝都都在使用，而且遍布天下，张着一条河图
人心中，究竟多少是怎么样被利用的，要先生相信
此意，也很容易，所谓说，为不学无术的人，有些地

唐代奇文很多，与武则天有关最为著名的可能是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了。这位骆先生在给李敬业起兵造反时起草檄文，向天下人激愤地数落武则天的罪过，说她“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把这位最高统治者说得既卑贱又秽乱，简直一无是处。加以檄文文字犀利，气势如虹，确实给武氏带来了不小压力。但是我们知道，檄文实则战前动员令，它的主要用意在于树靶子，鼓士气，为讨伐武则天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以使将士同仇敌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宣传和鼓动。这一招自古以来都在被使用，而且登峰造极。你看一眼美国人在伊拉克战争中是怎么宣传的就明白了。骆先生深谙此道，他摆事实，讲道理，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有些地



武则天像

方忍不住就夸张了。比如他在檄文中所说的武则天“地实寒微”的出身，就很值得一探究竟。

我们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说起。武士彠可谓有志青年的榜样。他在踏入官场之前，长期在家乡山西文水做木材生意，《太原事迹》说他曾经和家乡人许文宝一起，收购数万棵木头囤积居奇，一下子赚了很多钱，成为文水富甲一方的大户。武士彠虽然很有钱了，但不骄奢淫逸，他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他不满足于富足现状，暗暗发誓说自己既要大富也要大贵。为此，他常与朋友在林下读书，研究时局，谈论时事，为将来的崛起做准备。

有志青年武士彠在隋朝的乱局中初试牛刀，结果并不太好。大家都知道隋朝是一个短命王朝，杨氏执掌天下没有多久，劳役差役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整个社会像架在了火上，一副马上燃烧崩溃的样子。武士彠在乱局之中先后到了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他以财力做后盾，

凭借不凡的交际能力结识了杨雄等一批权贵。但他并没有飞黄腾达，而是陷入了残酷的社会斗争的漩涡，常常自保不暇。如果说这一时期有什么收获的话，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结识了一批社会上层人物，熟悉了他们的游戏规则。另外就是获得了军籍，他在隋朝大业末期从一介庶民变成了鹰扬府队正。队正是一个统领50人的下级军官，军阶不高，却为他改变命运提供了条件。

武士彠命运的真正转变，是他在动荡时局中遇到了自己的明主——唐高祖李渊，可以说，正是李渊改写了他人的人生。615年，李渊奉诏去山西汾阳、晋阳之间抚慰地方、追捕起事的人民，经常在武士彠家里住宿，受到了武士彠的殷勤招待，李渊非常满意。后来，大唐帝业已成，论功赏爵的时候，李渊还忍不住因此赞颂武士彠。这是他与李渊关系突飞猛进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两年后，李渊坐镇太原为留守，任命武士彠为行军司铠。当时天下纷扰，群雄竞起，李渊蠢蠢欲动，想要起兵，犹豫之间，一时不能决定。武士彠明白李渊的心思，就跑到李渊那里，说他在一个夜晚行路的时候，听到空中传来“唐公为天子”的呼声，唐公就是李渊；又梦到李渊乘着马登上了天，用手抚摸到了日月。这是一个瑞兆，似乎每一个帝王登上皇帝宝座之前都会及时地出现。李渊在踌躇不决之际，武士彠送来了精神支持，真乃雪中送炭，李渊听后非常激动，坚定了反隋的决心。武士彠趁机把自己撰写的兵书送给李渊，李渊许诺他说，等到起事成功之后，一定与他同富贵。

隋炀帝对李渊并不放心，在李渊到达太原的同时派了王威、高君雅两人监视他。两派的力量势均力敌，李渊虽欲起事反隋，却因为两

人的监视而不敢动作。后来李渊派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秘密征兵，活动被王、高二人发觉了，王、高准备逮捕他们。武士彠劝王威、高君雅说，长孙顺德、刘弘基都是李渊的客人，如果逮捕审判他们会与李渊引起纠纷，王、高二人一时犹豫，没敢行动。武士彠因此立下大功，为李渊起兵解除了一大隐患。

唐朝建立以后，武士彠成为建国的十六位元勋之一，受到了封赏。他被任命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尚书省兵部的库部郎，库部郎是兵部四司之一库部司的司长，职掌全国武器军备设施的政令，属于政府的清要官，官秩正五品。在社会尚未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来的当时，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两年后，武士彠升为正三品部长级的工部尚书，跻身政府高层，稍后又以本官检校右厢宿卫的禁军，可见他所受到的重视。武士彠最终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有意思的是，武士彠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官位勋爵，还得到一次免死牌，这在当时都是极少人才会享受的特殊荣誉，虽然他从来没有机会用到过。这时的武士彠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世勋贵了。不仅如此，武士彠的家人也得到了封赏。他的长兄武士稜参加唐军，官至司农少卿，封宣城县公。次兄武士逸封安陆县公，后来累授益州行台左丞。一家三公，可谓显赫了。

武则天出生于武德七年（624），那时武士彠在长安任职，正是飞黄腾达的时候。就此来看，武则天应是出身于一个新贵的庶族，一点也不“寒微”。

那么，武则天的祖上如何呢？

武士彠的籍贯是山西文水县。他的祖先谱系，根据李峤奉武则

天敕令所写的《攀龙台碑》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之后，传说周平王少子出生时手上纹理有一“武”字，他的后代就以“武”作为自己的姓氏。武则天的第八代祖武念，是沛之竹邑（安徽宿县）人，官拜北魏洛州刺史、归义侯。七代祖武洽，为北魏平北将军、五兵尚书、晋阳公，别封大陵县。大陵即文水，隋朝时改此名至今，武家自此从安徽宿县定居山西文水。武则天从七代祖武洽以下，直系均有任官：六代祖武神龟为祭酒，五代祖武克己为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长史，高祖武居常为北齐镇远将军，曾祖武俭为北周永昌王谘议参军，祖父武华为隋东都丞，父亲武士彠为唐工部尚书，封应国公。如此看来，武氏上溯六代，都是朝廷命官，尽管有的职位并不高，但也归结不到“寒微”的地步。

骆宾王为什么如此对自己的最高统治者大不敬？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一直延续到唐代的士族门阀制度。

所谓士族，就是地方上的大姓豪族，他们在社会上享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权。所谓门阀，就是门第、阀阅。门第主要就社会等级而言，显贵之家称为“高门”，卑贱之家称为“寒门”。阀阅是官宦人家大门外立的两根柱子，“在左曰阙，在右曰阅”，主要用来榜贴功状，以显示和标榜本家族的赫赫功绩，后来阀阅就引申为功绩和经历。士族门阀即指世代显贵之家。士族作为一种特权阶层，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的界限，即所谓“士、庶天隔”。在士族发展鼎盛的魏晋时期，士族高门甚至不与庶族寒门通婚、共坐、相互来往。

唐朝的士族阶层虽然已经衰落，但还保存着强大的势力。这些士族阶层，在唐初时候占据了好多个宰相职位。唐朝的士族阶层主要有

两大集团，一是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集团，一是以崔、卢、李、郑家族为代表的山东集团。如果严格按照门第标准来看，武家并不能划入士族队列。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说武则天“性非温顺，地实寒微”，是站在士族的角度说武则天出身寒门，不配被立为皇后。这样来说也没有错。但是也要看到，作为新贵之家，武家的社会地位虽不及关陇、山东集团那样显赫，但也绝非一般庶族地主所能比的，一点都不“寒微”。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家世也十分显赫。她出身于关陇六大望族之一的弘农杨氏。弘农杨氏在汉朝就已兴起，历朝历代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隋文帝杨坚是其中之一。她的父亲杨达，在隋朝时累任尚书、纳言（侍中），封为遂宁公。他的堂兄杨恭仁、杨师道、杨执柔，都是初唐时有名的宰相。杨家的门第之高，连当时的李家皇室也不能比。只是在那个时代，人们看一个人的出身，并不依母亲，而是父亲。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武德七年（624）武则天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武

士彧正被唐高祖李渊派往扬州，以本官权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任职。这个名称有点拗口，说白一点就是以京官

的身份兼任扬州都督府长史，官阶仅次于扬州都督。武

士彧在扬州任上一年有余，那时武则天尚在襁褓之中。

次年，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了皇帝宝

座，与李渊关系密切的武士彧被召回长安，旋即离京改

任豫州都督，时年武则天两岁。贞观元年（627），武

士彧改任利州都督时，武则天三岁。

武则天的出生地方有三种说法，一为长安，二曰洛阳，三是利州（四川广元）。每种说法似乎都有一些

证据，现在人们更多地倾向于长安。我们也认可这一看

法。三岁之前的武则天在长安接受母亲的细心呵护，与

父亲武士彠聚少离多。在武士彠任职扬州、豫州地方时，武则天和母亲有没有随他同往不得而知。史料有明确记载的，是她随父亲到利州和荆州赴任，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

利州都督是父亲武士彠正式外放的地方大吏。由于武士彠已被去除京职，武则天和母亲随同父亲同往利州赴任。三岁的武则天乘着父亲的车马一路颠簸着到了利州。旅途劳顿，对大人来说是一件颇为辛苦的事，不过这时的武则天对此应该还没有多少印象，她还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她慈爱的母亲一路与她紧紧相伴，细心照顾着她们姐妹。

利州即今天的四川广元。在正史中，唐朝初年的利州是一个偏远地方，《攀龙台碑》说它“郡惟遐徼，地实偏陬”，“渝人賁旅，兽骇禽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地僻人稀，实在荒凉。隋朝末年的战争对社会的破坏依然存在，人口损失巨大，她们的马车所过之处满目疮痍。武则天一家到达利州的时候，战乱留下的痕迹依然处处可见，盗贼出没，社会还不太平。好在父亲武士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他用了五年时间治理利州，安抚民众，劝课农桑，招缉群盗，很快使利州社会安宁下来，境内的经济也复苏了。

利州是一个不同于长安的地方。它居于秦岭以南，由于绵绵山脉的阻隔，呈现出与长安不太一样的自然风貌。那里的空气更湿润一些，山水更灵秀一些，道路两旁生长着杉树，这种亚热带地区才有的乔木，一排一排笔直修长，像彬彬有礼的美男子，在晴空丽日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在北方的长安城不太容易见到的景致。武则天虽然幼小，但那里的温润气候和风土人情自然会润泽感染着她。

也正因为年幼，武则天在利州的活动在正史中并不容易寻找。

我们翻检《唐书·方技传》，看到她的一则趣事：有一次，益州著名的相士袁天罡为武则天一家人看相。他看到杨氏，说：看夫人骨格清奇，必生贵子。武士彟就把孩子们都找来。袁天罡看到元庆、元爽兄弟说，他俩将来可以做到刺史，只是最终将会困顿。看见姐姐说，此女大贵，可是也会有不利。到武则天时，她身上穿着男孩的衣服，由乳母抱着出来，袁天罡看后大吃一惊，说：“此郎君神采奥澈，不易可知。”武士彟请他解释一下，袁天罡说：“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转身侧视着她，说：“若是女，当为天子。”这是一则颠覆人们观念的预言，父亲武士彟听了相士的话，惊诧万分，就像牡丹花在冬天开放了，就像黄河水自东往西倒流了。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一直都只有男人做天子，从来没有过女人抬头的时候，更何况女人要做皇帝？做皇帝岂不是要跟李唐争夺天下，此为大逆，况且武则天还是一位女孩子呢？她的父亲知道这话的份量，在半信半疑之中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现在通常把这样的事情当作妄语，付之一笑，但在当时人们是相信的。如果我们从后来武则天革唐朝之命、登上大周皇帝宝座后再来回看这则逸事，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在古代，似乎每一位皇帝发迹之前，都会有一些神奇传说。比如刘秀出生时红光满屋，刘知远睡觉时有蛇从七窍钻出，这些听来怪诞不经的传说却正是古人心中天子降生的瑞兆。这应该是武则天造神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吧，她似乎想向人们说明，人之命，天注定，天命所归，在她出生时就已冥冥之中注定了。我们无须追究它的可靠性有多少，但至少它让我们知道，即使武则天在萌态十足的幼儿时期，其神采气场也超凡脱俗。

可能是因为武则天后来空前绝后的女皇身份，在她离开利州多年以后，无数美丽的传说像三春飘落的鲜艳花瓣，在那个湿润缠绵的地方流散传播，直到今天还散发着余香。那里有很多关于武则天的遗迹、传说：有以“则天”“天后”命名的地名；有可能是由武士彠修建的皇泽寺，主殿则天殿里供奉着武则天的石雕描金塑像；有一直保留到1958年的则天梳妆楼遗址。这很能说明当地人民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武则天在人们心中无比崇高的地位。

贞观五年，武则天又经历了一次漂泊。她的父亲被改任为荆州都督。荆州比之利州更加往南，全家人跟着他来到了这里。荆州是一个富庶的上都督府。武士彠擅长治理地方，《攀龙台碑》说荆州在他的勤于管理下，“市不倚门，田多让畔，烝人罢讼，咏河上之甘棠；游女无思，歌汉滨之乔木”，而且出现了“白狼见于郊垌，嘉禾生于垌亩”的瑞兆，得到了唐太宗的赞扬。在地理上，荆州又是一个不同于利州的地方，那是一个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在诗人的印象中，荆州莺飞草长，水天相接，那里空气湿润，气候温和，满是天空的飞鸟和盛开的莲花。武则天在其中诗意地栖息，自由地生长。我们一直以为，武则天身上所具有的灵秀之气，是受到南方的浸润濡泽的。

从7岁到11岁，从孩童到少女时代，这是人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武则天在如画的荆州感知自然，孕育情感，也开始从母亲那里接受琴棋书画的古典教育。

武则天的家族是一个新贵之家，身家显赫，父亲武士彠身为荆州都督，是这里的最高长官。武则天的童年时代物质条件极为富足，极其优越，因而其生活无拘无束，情感自然烂漫，又从母亲那里接受

了很好的教育。母亲杨氏是一位名门闺秀，她素来对女人必备的女红功课不感兴趣，却一直偏爱读书。史籍之中的杨氏明诗习礼，阅史披图，颇能属文，她的父亲杨达赞许地说她是“隆家之女”。杨氏的这些习惯和兴趣，很明显地影响了武则天。在母亲杨氏的教导下，武则天的才学在同代人中是很显眼的。即使小小年龄，她的美貌与才学已经声闻宫中，《唐会要·天后武氏》说，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后来听说她“美容止”“兼涉文史”而把她召入宫中的。这是后话。武则天从小接受的良好教育，为她的一生成就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举例来说，武则天入宫以后，亲自撰写有《臣轨》，她的诗歌写得很好，她的书法颇有名气，听说她的政敌看后也是很为佩服。

母亲杨氏的笃信佛教，也对少女武则天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杨氏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在嫁给武士彠之前，以及武士彠去世之后，她都一心皈依佛祖。在利州时期，千佛崖等处佛寺的香火旺盛，她常常带着年幼的武则天出入寺庙。年幼的武则天自小耳濡目染，饱受佛教的熏陶，为她的人生打上了浓重的佛教印迹。武则天后来：“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朕幼崇释教，夙慕归依”。武则天后来为做皇帝而伪托的《大云经》，也说“神皇幼小时已被缙服。”释教的淡泊平静濡染着这位容貌惊人的少女，使她身上有着常人难以具备的恬静之美。

这是她人生的黄金时代。

有一天，这种幸福的生活戛然而止。她的父亲武士彠去世了。贞观九年，唐高祖李渊因病驾崩后，她的父亲武士彠深受打击，他“举声大哭，呕血而崩”，时年59岁。美丽少女武则天正在茁壮成长，正

是需要慈父疼爱和关怀的时候，他却撒手而去。父亲的去世，使武则天饱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她失去了一个精神支柱，也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的依靠。她的母亲悲悲切切，扶着父亲的棺槨，带着武则天姐妹回山西文水安葬父亲。这是武则天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却是以这种痛苦的方式。

兄弟的失礼

父亲武士彠去世以后，武则天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父亲在世时的那种优游闲适、平和安然的生活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家族里她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向母亲杨氏和她的姐妹的发难。

史料说，在武士彠去世后，武则天的同父异母兄长甚至其他族人，对母亲杨氏并不孝顺，甚至有些无礼。《旧唐书·武承嗣传》说：“士彠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新唐书·武士彠传》：“诸子事杨不尽礼，（杨氏）衔之。”《新唐书·武后传》：“遇杨及后礼薄，（武）后衔不置。”对杨氏失礼，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的兄长们与杨氏争夺门户主持权。武士彠在世时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有着庞大的家产。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对他赏赐很多：封寿阳县开国公时食邑一千户，改封开国公时增邑一千户，武德元年赐田三百顷、奴婢三百人，别食实封五百户，进封应国公时实封八百户，京师长安赐宅一区。这在今天是一笔多么庞大的资产啊。武士彠离世后，武氏子弟们自然不愿意继母杨氏执掌门户。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为了利益不惜争得头破血流。二是母亲杨

氏与其子女的关系并不和睦。继母与子女，是一对千百年来难以说清的关系，不和者多，和谐者少。很不幸杨氏属于前者。

武则天的兄长和族人对杨氏如何“失礼”如何“无礼”的，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太多活生生的事例可为注脚，不需要再从历史尘埃中翻检这些鸡零狗碎。但这些争斗确实给武则天和母亲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我们举两个间接的例子。

一是父母合葬。依照初唐夫妇合葬的风俗，母亲杨氏去世后，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她应与自己的丈夫武士彠合葬于山西文水。但杨氏去世之时很坚决地说，自己宁愿选择安葬于咸阳其父杨达的身旁，也不愿归于山西文水先茔，与丈夫武士彠合葬。母亲杨氏直到死也没有原谅武家子弟。武则天嫌恶那个曾经带给她无数困扰的家族，她先是遵从母亲遗嘱，“割同穴之芳规”，把母亲安葬于咸阳杨达旧茔之左，后来又深感父母两地分隔，“陵茔眇隔，长悬两地之悲；关塞遥分，每切百身之痛”，于是将父母合葬。她把父亲武士彠的坟茔千里迢迢从文水迁至咸阳，与其母亲葬在了一起，而不是把母亲之魂迎归文水。从这里可以看出，童年时期的家族之间的罅隙在武则天的心里有多大，给她留下的阴影有多深。从这个角度来说，武则天垂暮之年即使让武氏皇统及其身而绝，也不立武氏子弟为大周王朝的继承人，也是对她少女时代所受兄长们的“失礼”的一种回应。

二是武则天掌权之后对武氏家族的疯狂报复。她在取得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后，居然向他们举起了屠刀，她不但诛杀了元庆、元爽、惟良和怀运这些曾经欺凌她们的兄长、堂兄，而且改其姓为腹。逝者已逝，生者还要忍受如此恶毒的对待。在古代，改姓是对一个家族异常